命好

王胖子是我的好友，我認識他是因為我教他的兒子彈鋼琴。有一天，琴練好了，我要離開的時候，聞到一陣菜香，忍不住向廚房張望，發現王胖子滿頭大汗地在燒菜，他看到我的饞像，留我待下來吃午飯。他告訴我他是台中市一家四星級大飯店的主廚。

我太太知道王胖子是大飯店的主廚以後，立刻下令要我用一切方法和王胖子建立友誼。王胖子知道我們夫婦好吃的弱點，就壓迫我陪他打網球，他這個胖子燒飯技術一流，打網球卻不入流，沒有什麼人會想陪他打網球的，我為了想吃他燒的菜只好經常陪他打，他也沒有使我失望，經常做幾道菜，邀我們兩口子帶唯一的女兒去吃飯。

王胖子是個大好人，他告訴我他還有一個兼職，在彰化的少年輔育院教那裡的一些孩子燒飯，王胖子收入奇高，這是公開的秘密，他去那裡兼職，其實是等於做義工，很多過去有前科的孩子們，離開輔育院以後都找到了餐飲業的工作，其中王胖子有很大的功勞。

有一天，打完網球以後，王胖子告訴我，他在輔育院發現了一個孩子，頗有音樂天才，他說我應該進去以義工身份指導他。

這個孩子叫做趙松村，他的確有音樂天分，他完全無師自通地會彈鋼琴和吹長笛。我的任務只是糾正他的一些錯誤而已。我說他有音樂天分，是指他的音感特別好，只要有人唱一首歌，他立刻就能在鋼琴上彈出來，右手彈的是主旋律，左手彈的是伴奏，伴奏通常是他自己隨性編的。這種學生，真是打了燈籠都找不到。

趙松村和我學了一陣子音樂以後，開始告訴我他的身世，他的父親在他小時候就中了風，成了植物人，可是一直活著，住在一家醫院裡，他從小靠他母親帶他長大，因為他們的家在非常偏遠的鄉下，沒有什麼工作可找，母親只好打零工來掙生活費。在他念國一的時候，好幾次沒有錢買鞋子，常常赤腳上學，書錢也交不起，都是老師們幫他解決的。他本來也不喜歡唸書，這種唸書生涯，使他感到厭倦，決定一走了之，到台北去打天下，當時他才只是國中二年級的學生。

他在一家營造商那裡找到了一份苦工的工作，雖然累，收入卻使得他感到好快活，他還寄錢回去給他媽媽。沒有想到的是他媽媽出了一次車禍，他趕回去的時候，他母親已經斷了氣，他從他媽媽的遺物中，拿了一條十字架項鍊作為紀念。也從此變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。他雖然有一個阿姨，阿姨家境也不好，無法照顧他，因此他回到了台北。

趙松村慢慢地感到做建築工人太苦了，雖然薪水不錯，可是成天在大太陽下流汗，幾乎沒有一分鐘不是身子臭臭的，他羨慕那些在 KTV裡服務的孩子們，他們可以穿襯衫，有的還打領結，又不要曬太陽。雖然薪水不高，至少好像有點社會地位，所以他就設法改行，做了一名KTV的服務生。

當初在做工人的時候，他從來沒有交過壞朋友，現在不同了，他交了一大堆壞朋友，究竟他犯了什麼錯，我不便說，我只能說，他犯的錯全是他的那些壞朋友教出來的。

他非常關心他爸爸，他說他過去過一陣子就會去看看他爸爸，現在不行了。

我找了一個週末，去桃園那家醫院看了他爸爸，也回來告訴他，他爸爸仍是老樣子，他可以放心。

趙松村又告訴我，他有一個小弟弟，他離開家的時候，小弟弟四歲，他回去替媽媽下葬的時候，小弟弟被好心的人送走了，當時小弟弟只有五歲，他的小弟弟叫做趙松川，現在在台中一家國小唸五年級，他又求我去看看他這唯一的小弟弟。他一再地告訴我，他弟弟命比他好。

我們做老師的人，很容易進入國小，我找到了小弟弟趙松川的導師，他說趙松川正在從操場裡走回來，在一大堆蹦蹦跳跳的小鬼中間，他指出了趙松川。趙松川顯然是個快樂而又胡鬧的小男孩，他一身大汗，一面擦汗，一面和他的同學打鬧。

我想到了趙松村，他一直有點憂鬱感，很少露出快樂的笑容，尤其吹長笛的時候，總是將一首歌吹得如泣如訴。而現在看到的弟弟趙松川，卻是如此一個快樂的孩子。

導師告訴我，趙松川一向快樂，人緣也好。我問他是不是他被一個好家庭領養了。導師的回答令我吃了一驚，他說他五歲就進了一所孤兒院，一直住在孤兒院裡。

我的好奇心使我當天晚上就去了這所孤兒院，孤兒院的院長是一位年青的牧師，他帶我參觀了孤兒院，也告訴我他們瞭解趙松川的哥哥現在被關了，他們發現趙松川根本不記得有這麼一個哥哥，他們打算暫時不告訴他，等他大了以後才告訴他。

孤兒院並不是經費非常充裕的地方，可是孩子們快樂卻是十分明顯，我常常發現孩子要我抱他，他們好像認為陌生人都是好人。

牧師告訴我，當天晚上有一個晚禱，孩子們都要參加的，我應邀而往，晚禱很短，結束的時候，大家一起唱《你愛不愛我？》，我從來沒有聽過這首歌，可是一學就會了。這首歌的第一段是獨唱，由趙松川唱的，原來他和他大哥一樣，極有音樂天才。晚禱完了以後，我正要離開，趙松川跑過來，要我彎下身來親親他。牧師告訴我，這是他的習慣，喜歡叫陌生人親親他。

我將我的所見所聞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趙松村，他聽了以後，告訴我他去看過他的弟弟，第一次見面，是一個星期天，他的弟弟穿了白襯衫，白長褲，打了一個紅領結，站在教堂的唱詩班裡，當時他就不敢去認他弟弟了。第二次，他又悄悄地去造訪孤兒院，這次發現，他弟弟在打電腦，他發現他弟弟不但會用電腦，還會英文，而他呢？他一輩子沒有碰過電腦，英文單字本來就沒有記得幾個，現在是一個也記不得了。

當他開始交上壞朋友以後，他就沒有再去看他的弟弟，他知道弟弟並不認識他。他雖然覺得和那些朋友一起出去玩，是一件很爽的事，可是他不希望他弟弟知道有這麼一個哥哥。

在我們開始練琴以前，趙松村又說了，「李老師，我不是說過嗎？我弟弟命比我好。如果我小時候就進入了孤兒院，今天我就不會在這裡了。」

聖誕節到了，今年，輔育院請孤兒院的孩子們來共同舉辦聯歡晚會，我和王胖子也參加了，各種的表演過後，壓軸是大合唱《你愛不愛我？》，在台上，首先由輔育院的趙松村演奏長笛，這次他沒有將這首歌吹成傷感的調子，接著是獨唱，而獨唱的居然是他的弟弟趙松川，在場只有我、王胖子和哥哥趙松村知道他們是兄弟，獨唱完了，大家一起站起來合唱。我注意到趙松村在弟弟獨唱的時候，眼淚已經流出來了。大家合唱的時候，他沒有唱，一直在擦眼淚。

合唱完了以後，弟弟趙松川又跑到他哥哥那裡，他天真瀾漫地說「大哥哥，你的長笛吹得好好聽，應該親親我。」趙松村彎下身來親親他， 他忽然從他頸子下拿下了那個媽媽留給他的十字架項鍊，掛在他弟弟的身上，他弟弟被這個動作愣住了，可是仍然大方地謝謝他的哥哥，走下台來。

這次，我和王胖子有點忍不住了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王胖子對我說，「我終於懂得什麼叫『命好』了，『命好』就是小的時候，只碰到了好人，沒有碰到壞人，我小的時候，沒有錢唸一般高中，而要去唸高職，也無法唸大學，可是我一直沒有碰到壞人，如果我小的時候就碰到壞人，我一定也會學壞的。」

我說「王胖子，你說的有道理，可是命仍然可以改的，如果我們這些好人多和他們做朋友，他們就不會變壞人了。」

王胖子同意我的說法，他說看起來，趙松村的命已經改過來了。雖然外面很冷，我們仍然感到溫暖。